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七回 思舊侶愛娘題壁 和新詩夢姐遺簪

鶯儔燕侶本相依，索處應悲知者稀。萱草方將接款洽，青蠅先已兆讒機。

卻說耿朗自以香兒為妾之後，不覺又是孟秋。七月初旬，上墳拜掃，耿朗起身先走，次後康夫人、林雲屏、任香兒，驛馬車轎，一簇兒出城。恰好這日宣安人因宣主事復職，邀了林夫人帶著宣愛娘亦出城告祭。鄭夫人亦因給還浩命，會了弟婦吉夫人，領著燕夢卿，三乘轎亦出城來。原來燕、宣、林、耿四家墳墓俱在西直門外，燕家在門頭村之東，宣家在門頭村之北，林、耿兩家，皆在門頭村之西。故宣、林、耿三家又都從燕家墳前經過。

是日宣、耿二家日未出時，就已出城，正好遇在一處。林、康、宣三頂轎子並肩而行，後邊林雲屏與宣愛娘亦挨在一處。一路上你問我答，久不相見，說不盡千般纏綿，萬種流連。愛娘更覺難捨，又與香兒見過，雖然初會，卻亦有些投緣。及至走到燕家墳前，康夫人、林雲屏一行轎馬，逕往西去。

宣安人、林夫人、宣愛娘要往北轉，因出城太早，便在燕家墳上少息片時，又將隨帶茶果，各自用些，以解饑渴。只見這座墳院，牆分八字，門列三楹。一帶土山，千株白楊瑟瑟。兩灣秋水，萬條綠藻沉沉。露潤野花香，風吹黃土氣。不免游看一番。誰知愛娘因看見雲屏，打動舊日心情，吟得律詩一首。見那養靜亭東邊，八字牆背後，一片新抹石灰，光如玉版，亮似銀箋，一時乘興，便令喜兒取出帶來筆硯，在牆上一揮而就。

下面又寫出四句隱語，以作款識。寫完方漫漫走來，與宣、林二夫人一同上轎投北而去。且說鄭夫人、吉夫人、燕夢卿日出方才出門，到得墳上，已交巳時。告奠已畢，用過飯食。因初秋天氣尚熱，散走在各處乘涼。當時夢卿隨鄭、吉二夫人從亭下走來，見白牆上數行墨跡，便落在後邊，臨近一看，卻是新詩一首，下面還有幾行款字，看那新詩道：鶯易無聲燕易還，春秋景物夢魂間。

花邊攜手人今去，雪裡聯姻句莫攀。

有意阿誰能意洽，多情何事不情關？

無端邂逅愁添處，難遣幽閨盡日閒。

念畢不勝贊歎，若說是男子，末一句又不合。說是女子，則邂逅二字又不知是指何人。但情辭委婉，令人可愛。再看下面款字，卻是四句六言隱語，寫道：軍無身而有首，受添足而多心。備德言與工貌，善諧聲以比音。因暗想道：「軍」字無中一豎，上加一點，非「宣」字乎？「受」字下多一撇，中添一心，非「愛」字乎？德、言、工、貌四者皆全，乃女之良者也，非娘字乎？諧聲比音，乃作詩之法，即詩字也。合而言之，乃「宣愛娘詩」四字，是真一女子也。此等女子，亦可謂多情矣。我夢卿生長深閨，無一知己，似這般女子，又只空見其詩，殊令人可恨。不免用他原韻和詩一首，寫在舊詩之旁。或這女子重至此地，見彼此同情，亦可作不見面的知己。想畢要寫，卻無筆墨。乃取下一枝金蘭花簪兒來，用力在石灰上畫出雪白粉畫道：

鳥飛兔走任回還，心事百年荏苒間。

風冷病身惟自惜，月明孤影共相攀。

無緣只許詩留讀，有夢空教意暗關。

笑煞秋閨深寂寞，與卿同是一般閒。

畫完又畫「烏衣女隱和韻」六個字，將金簪兒插在牆縫上面，只顧吟哦不已。忽地春曉來請，夢卿一時忘卻簪子，隨即走到莊門裡一齊上轎進城。再說康夫人、林雲屏、任香兒到得墳上，祭掃已畢，先自回家。耿朗一人漫漫騎馬而行，一路上長楊密柳，樹樹蝸蟻。

綠穗青房，田田和黍。行至燕家墳前，便下馬在亭子上歇息片刻，整頓衣冠，到燕玉墓邊拜謁。早有看墳安大奉茶伺候。拜畢，隨從家丁，往莊門下去暫坐。耿朗獨自閒遊，見八字牆後，白石灰上，墨跡縱橫，粉畫精細。

念了一回，卻是七言律詩二首。言簡情深，意多詞少。一首原作，一首和韻。一是用筆寫成，一是用物畫就。耿朗遂將隨身筆墨取出，用半片白紙，將二詩及隱語款字一一抄下，方才收筆。猛見牆縫上一枝黃簪，拿到手約有六七錢重，正是赤金。上面繡絲蘭花，巧神工，且兼桂麝香濃，脂膏氣厚，就知是牆上畫詩遺失了去的，遂連詩一並揣在懷內，重複走上亭子。

吃過茶，從人牽馬，耿朗緩緩投舊路而回。俗說「無巧不成拙」，又道是「萬般都由命」，假使當日愛娘未走，燕夢卿即來，則彼此相見，豈不是奇逢？又豈不是佳話？再不然或是夢卿才去，愛娘又來；或是愛娘既來，耿朗方至。則金簪不致為耿朗所得，亦可無後日之口舌矣。誰知耿朗前步起身，愛娘隨後方來，宣安人、林夫人因初秋尚熱，仍到亭子上乘涼。見人蹤馬跡，滿地縱橫，楮錠紙錢，餘灰猶在。問明守墳家人，方知是夫人小姐拜掃去。愛娘聽說，又獨自一人走到那題詩的所在。但見那詩後面石灰上畫著些字跡，細看時，早已依韻和了一首，詞意悲涼，大有同病相憐之旨。因自歎道：「誰說天下無有知己？只可恨緣淺，不得睹面耳！看這落款處『烏衣』二字，分明藏著『燕』字在內，這詩定是夢卿所和無疑。我只說他求代父罪，是個剛方古板人，誰知卻亦這樣風雅。想我那四句隱語，他亦未必不早猜出，奈何有此慧性，有此急才，卻素昧平生；毫無瓜派，使我兩人若能相見一次，交接一言，亦不負今日唱和之情。」當下留連不捨，歇息了好一會，方隨宣安人、林夫人上轎，進城回家。走在自己房中，將所作原韻並夢卿和韻，都寫在一柄泥銀亮紙折疊扇上。翻來復去，再三吟詠，只覺得情投意合，恰似夢卿在眼前一般，好生快樂。不知這邊如此快樂，那邊卻正十分懊惱。你道如何懊惱？是晚夢卿回家，在燈下取過兩片小箋，一片寫上自己和韻，一片寫上原作並四句隱語，自付道：「看這隱語，分明是『宣愛娘詩』四字，但這宣愛娘不知是何等樣人？玩其詩意，確是先合而後離者，又不知他所邂逅是男子是女人？我一時孟浪，和這一首，倘所遇者果是女人，自然同憐儔類，不消說得。若是男子，豈不教宣愛娘連我一並牽入混水裡去？幸而筆姿未露，名字未顯，還可遮飾。若說此詩非女子所作，或是浪蕩子弟假托姓氏以戲惑遊人，亦未可知，則我之所作，再有別人看見，亦當作是假托亦不可定，總是我無主意。此時若令家丁塗抹了去，沒的倒招搖起來。若竟留下，又怕人傳揚。雖然人不知道是我，而我之心內，到底不安。」想至此處，將兩首詩都放在燈上燒燬。正是：多病由於多慮，多慮由於多情。愁思半日，生起倦來。喚侍女來摘環佩，方知失去一枝金簪，益發煩悶，好生懊惱。不知這邊如此懊惱，那邊卻又十分醒脾，你道如何醒脾？大凡閨中詩文，斷不可輕示外人。不但風雲月露之詞要被他人輕薄，就是《關雎》《麟趾》之章，亦要招人指摘。當日耿朗回家，將那律詩二首重加推敲，大有「搔首踟躕」之態。將那一枚金簪再三把玩，大有「自牧歸荑」之思。」於是將律詩、金簪好好收在小書齋內謹密之處，以備不時的鑒賞。你道這小書齋在於何處？原來耿朗所住，乃泗國公舊府，其餘伯叔皆另有宅室，故此處是他獨居，進大門有二門，二門前左右有旁門二座，門內分門別戶，無數房室，直通著周圍群牆，乃眾家丁居住。進二門有儀門，儀門前左右各有廂廊五間，乃家人辦家務之所。進儀門是大廳五間，東西陪廳各三間，陪廳旁小屋乃家人輪日值宿之所。大廳後為二廳，亦是五間，東西亦是三間，旁邊亦有小屋，亦是值宿之所。兩層陪廳之後，俱有箭道甬路，內通東西二所，外通辦家務廂廊，所有內裡婦女會親養病之所。二廳後又是重門，重門前左右又各有廂廊三間，又是值宿傳事之所。進重門正房三間，左右耳房各二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由左右耳房邊的角門進去，東西又各有一所。這東西二所及東西廂房之後，又都有亭台樓軒之類。正房後有樓五間，左右陪樓又與東西二所相通。樓後又是正房三間，廂房六間。此外周圍夾壁，以便坐更傳籌。夾壁牆外，就是二門前左右旁門內的眾家丁住房。前後左右，曲折通連。又有三層後門，以便眾家丁喜喪事件。當日耿朗的小書齋就是重門內正房的右耳房。康夫人住在正房，雲屏是東廂，香兒是西廂。香兒原為侍妾，今卻與雲屏對戶而處。

有分教：情即情重，頓生秋夜之情懷。妒女妒深，已啟春宵之浸潤。